

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

空空幻

「清」煙霞主人

春秋配

「清」无名氏

二刻醒世恒言

「清」凌濛初



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

711397



空空幻

春秋配

一刻醒世恒言

空 空 幻

[清]梧岗主人 编次
李仲凯 校点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

(第八卷)

空空幻 春秋配 二刻醒世恒言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北大街147号)

社长兼总编辑 李丽玮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 19.75 印张 395 千字

2006 年 6 月(修订)第一版 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605-545-2/I · 474

定价：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450002)

出版说明

本书为《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文库》之第八卷，收入清代章回小说《空空幻》、《春秋配》和小说集《二刻醒世恒言》三部。

《空空幻》又名《鸚鵡喚》，全书十六回，有清代刊本，书署“梧岗主人编次，卧雪居士评阅”，然作者的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皆无可考。

《空空幻》中写主人公花春面貌丑陋，却极好风情。然其不得满足，常期有艳遇奇缘，故形诸梦寐。花春梦中与十美相会，千回万折之间，终在身亡后又转世为女子，受尽磨难。忽被鸚鵡唤醒，乃知原是一梦。自此安于现状，终得圆满结局。

本书用浅近文言写成，故故事情节较为复杂，且记叙委婉，结构严谨，语言也较流畅。书中将“以淫戒淫”作为宗旨，虽无露骨之秽笔，但时有艳羨之情，亦有宣淫之嫌，故本书在清代被视为“诲淫”之作而遭禁毁。

《春秋配》四卷十六回，有清代刊本，书中不题撰人。

《春秋配》写书生李春发与姜秋莲、张秋联二位女子的爱情经历。尽管未出才子佳人常套，但情节离奇，故事曲折，且悬念迭出，能引人入胜。小说最后以大团圆终，李春发与姜秋莲、张秋联结为一夫二妻，故名《春秋配》。戏曲中《春秋配》一出，即由本书改编而成。

《春秋配》在清代遭到禁毁，其原因当是由于书中所写男女情事与封建礼教不合，且对封建专制有所抨击。

《二刻醒世恒言》，清代小说选集。上下两集，共二十四回。雍正刻本封面题“墨憨斋遗稿”，明显是伪托。下集第一回首刊“新奇小说”，下题“心远主人编次”。每回末均有总批即“蒂斋主人评”。原书上下两集各十二回，回演一个故事。此次校点将回目统排为二十四回。

本书故事大多取材于宋元明以来的笔记小说及部分明人话本小说。内容涉及男女爱情、官场丑态、世态万象等，勾玄探奇，生动曲折，但艺术成就远不及三言二拍。

目 录

- 第一回 戒色欲苦箴良友
入幻境巧化才人 (7)
- 第二回 寓名园始盟淑女
泊孤舟又遇佳人 (13)
- 第三回 叩朱扉潜来绝色
宿绣衾始露真形 (20)
- 第四回 赴文社一人压众
听琴声二美谐欢 (27)
- 第五回 吮春丸麀战群尼
遇仙姿网图双艳 (34)
- 第六回 一幅画巧谐美事
三杯酒强度春风 (40)
- 第七回 幸中幸得美遇仙
才怜才惊诗赴考 (47)
- 第八回 逢劲敌梦恋三更
会佳期图全十美 (54)
- 第九回 访故人水流云散
睹音书肠断魂销 (61)
- 第十回 适维扬空怀旧约
至武林喜订新盟 (68)
- 第十一回 吉变凶风波不定
怨装恩云雨怀仇 (75)
- 第十二回 赋落花良朋示鉴
叹偿淫佳偶失贞 (82)
- 第十三回 欲拗法痴心割爱
愿为僧肆意狂淫 (89)
- 第十四回 进忠言迷途不悟
败奸谋法网难逃 (96)

- 第十五回 因诉冤刑加极恶
为报淫笔判投生 (102)
- 第十六回 空幻中果报既昭
鸚鵡唤大梦始觉 (109)

第一回 戒色欲苦箴良友 入幻境巧化才人

诗曰：

茫茫孽海几时澄？须信彼苍报最平。

绝色到头成化骨，陋颜何必憾遗生！

欲心燃发还当遏，冤债风流偿不清。

幸得老僧鸚鵡唤，空空幻出梦中情。

古语云：“顽石点头，铁人下泪。”人疑斯言为诞妄，不知所以云者，非真谓顽石可使点头，铁人可使下泪，不过谓振聋警聩之言，乃至理实情所发，虽以天下至无灵性之物，如顽石，如铁人者，闻之尚感怀流涕，岂以有血气有心智之人，曾铁人顽石不如乎！为说前朝浙江禾郡有一秀士，姓花名春，字金谷，年方十七，颇渊通于诗学，擅美于丹青，才名流布，无不企仰。椿萱已皆逝世，并无兄弟姐妹弟。家资巨万，富称敌国。所居的房屋，尽是朱栏翠槛；所穿的衣服，俱是锦绣绮罗。其享福之处，自尔琐说不尽。唯所抱憾者，尚有一则。看官们，你道他负此才学，际此境遇，尚有什么不足？不知他才虽渊博，貌不风流。其平日立心，曾谓：我若娶妻，不一而足，必尽天下之佳人罗而致之，方快我意。而又自以容貌之陋，佳人未必能对我生怜，故常引镜自照，唯叹彼苍赋质，不能畀我全美，使做得一个风流才子，诚恨事也。所以琴瑟蹉跎，未谐秦晋。

时花春有一友，姓柳名莺，字迁乔。其才学之美，不多让于花春。若论其貌，则又丰神秀雅，态度嫣然。二人谊重金兰，夙敦雅好。花一日无柳，无以罄引觞醉月之欢；柳一日无花，无以尽玩景吟诗之乐。然契慕虽殷，而一见柳莺，愈觉好蚩难掩，顾影自惭，每每谓柳莺道：“‘才子佳人’四字，本分拆不开。天生才子，必生佳人。盖无佳人，不足以舒才子之气，并不足以显才子之奇。弟虽眷恋佳人，唯有愧于才子。兄何既为才子，而反忘情于佳人？此我所不解也。”迁乔曰：“不然。李白才人，陶潜才人，其生平不过以诗酒怡情而已，谓其恋情于螭首蛾眉，则弟未之闻。”花春曰：“古来才子，指不胜屈，兄何必第以是二人论哉！即如帘窥相如，香贻韩寿，世之佳人，且动情于才子，岂才子反不留意于佳人？且不特与佳人有遇，即与仙子亦未尝无缘。如半勺琼浆，裴子成缘于玉杵；一餐麻饭，刘郎迷路于天台。才子奇缘，皆历历可稽。若此，以我兄际此芳年，具此才貌，竟无情于韩寿、相如之遇，其与世上庸夫俗子相去几何？亦徒负天工赋质之意矣。午夜盟思，曷禁为兄叹惜。”柳莺道：“我岂不知才子佳人，往往有遇，然我所以略去粉白黛绿，而不敢役志

者，诚以万恶淫为首，古人屡屡言之。若以归萋赠牧之事，恋恋于中，是遇佳人而不遂，其欲则不快，势必至荡检逾闲，纵其所欲而不知止，由是而孽增恶积，天理难逃。阴司之罪狱固不必言，即目前之报应，亦不网漏一人。兄苟沾沾于女色，将毋蹈此迷途！”花春道：“弟非才子，固不必论。但以造物之待才子，自异于待常人。天既赋彼以才子之质，自必有一番奇遇与彼。古来才子之遇，种种不合，未闻有责其淫狎而为之报者，兄何过虑之甚？我观兄潇洒不拘，自有雅人韵趣，略去脂粉，不知所乐何事？”柳莺道：“富贵功名之念，余实淡然。志在离城数里，起一别墅，约广十数亩，其间池塘曲绕，楼阁峥嵘，四季名花，无所不植。春则有宴花楼，夏则有涤暑台，秋则有望月亭，冬则有香雪阁。郡中名人才士，络绎而来，或雅爱琴棋，或性耽诗酒，或闲谈竟日，或秉烛夜游。为东道主者，酒肴粗备，相与为欢，将终我身，以徜徉陶然，不知有世事之扰。弟之志如是而已。”花春道：“予之志则不然。唯愿美姬盈座，娇妾环回，歌声婉转，舞袖翩跹。春生玳瑁之床，香透鸳鸯之被。杨柳楼头，肉屏围暖；芙蓉院里，锦帐鲜妍。直乐此不疲，有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”他二人之志性迥殊有如此，故花春虽常抚形自憾，其心终贪恋无已。即其平日所作之诗，无非艳词丽句，不离乎香奁一体。其所描之画，亦不过是涂脂抹粉之观。清夜自思，每谓我徒具才子之学，而无才子之形，空有风流之情，而无风流之貌，即遇佳人，焉能使之一见生怜，相为勾引？心想得遇一个仙人，将须法水，把我遍身一洒，使向来的陋相，顿变为一个俏庞，我生平大欲遂矣。

却说花春一日在书斋静坐，见门公启禀道：“外面有精严寺涵修和尚求见。”花春即令请他进见。无何，见伊手持一白鹦鹉，径入庭心，与花春作揖道：“贫僧无事，不敢造府。这只鹦鹉，贫僧已驯养多时，今日特来相赠。”花春知此僧素有得道之称，闻有一白鹦鹉畜之已久，曾有人出重价与之相鬻而不得者，何以今日特来赠我？想其中定有隐情，因说道：“既承长老雅好，须议价领赐。”那僧人笑道：“此鸟亦非凡种，遇合有缘，不日要破笼飞去，又何价可议？”花春听得他语言奇异，遂谨谨领受。那僧人自作别而去，就将这鹦鹉挂于帘外。举目细睜，但觉仪光皎皎，素彩翩翩，异金精之妙质。喙不涂丹，殊火德之明辉；衿非染翠，洵如粉羽能沾。果尔雪衣可焕，梳翎爱洁，几疑林邑来呈；振翮唯鲜，犹忆延之作赋。看了一遍，心窃爱之。但思此鸟，畜于涵修，曾闻有谈经乱局之奇，为甚笼中寂寂，不闻慧舌问关？又想涵修适才所言，甚是不解。寻思久之，似有倦意，因遂俯几而卧。卧未几，闻得檐前鹦鹉唤道：“花贵人！欲快生平大欲，脱换形骸，今日须速出门，望西而去，自有所遇！”

花春闻唤，不觉惊喜交集，忙起身步出门外，也不带童仆，独自一人飘然行去。行许久，到了一处，名唤桃花村，但觉树深见鹿，溪午闻钟，光动绿烟，影遮岸竹，粉开红艳，香塞溪花。舞燕踟蹰，衔尽落红阵阵；流莺婉转，摇开弄舌机关。四围碧树成丛，一带清流绕位。徘徊良久，见林中走出一道者，背负葫芦，手展麈尾，足登云履，身服髦衣。童颜白发，还疑跨鹤而来；道骨仙姿，定识乘风而去。见了花春，遂上前起手道：“贫道因与花贵人有缘，故特下长春岭而来，在此静候数日了。”花春

骇然道：“小生与道长素不识认，为甚知余姓氏？”那道者道：“诩但知汝姓氏而已，即后来之姻缘遇合，贫道已一一知悉。”花春闻言，惊喜道：“道长既知之，肯为我略言之否？”道者道：“有缘得会，何妨略泄其机：汝之功名福泽如在掌中，固不待言。至于抱玉假香之乐事，则良缘美遇，尚要贫道小施奇术。”花春道：“如此敢乞道长指示，祈勿吝教！”那道人就于葫芦内取出丹药两颗，付与花春道：“这颗红的，名曰‘醉心丹’，向酒卮中一浸，凭他海量，不消饮得数杯，一醉如泥。只要将半杯冷水灌下，顿时醒转。这颗红的，名曰‘补天丹’，乃是房术。若将此丹吮入口中，就可通宵不倦，一以御千。欲泄，只消将此丹吐出。此乃贫道在长春岭上，皆采仙芝异草烹炼而成，不比人间丹药，有耗肾损精之患。可珍藏之，自有无穷妙用。”花春接过丸丹藏好，不禁挥泪道：“天下唯才子爱佳人，唯佳人亦怜才子。以我生就陋容，既未得为才子，焉有佳人与我结绸缪之乐？若无众佳人盈盈满座，即有此妙丹亦苦于无用。未识仙师，能为我脱换形骸否？”那道者闻言微笑道：“也罢。既要成全你的美事，须索成全到底。”遂携了花春的袖，一步步走近溪边，竟把花春一推推下。

花春在水中挣了多时，然后挨进岸旁，慢慢爬起，那道人倏无踪影了，身上水淋漓衣衫尽湿。幸是暮春天气，不至十分寒冷，只得向左近乡村人家借须布衲衣衫换了，把身上的湿衣脱下，取了丹药，暗想：这道人不知是仙是怪？他为甚将我推入溪中？一路上疑疑惑惑，来到自家门首。

不料，管门的竟上前拦住，不许他进内。花春又气又恼道：“难道我相公换得一身衣服，你就不认得了么？”那管门的亦嚷道：“你说的什么话？怎样可以冒得？难道我家相公的容貌都认识不出了，敢来假冒么！”竟尔叱嚷不逊。花春闻言暗想到：莫非方才溪内这一浴，已将本来面目改换了？不然，他怎至认我不出？正在呆思，只见里边走出两个家童来问道：“张伯伯，这是何人？你为甚与他嚷闹？”门公未及回言，花春遂说道：“我相公实因方才遇了仙人，将我形容改变了，所以你们皆认识不出。面目即非，声音犹是。你们若不信，可于我卧房中西边衣架上，取一个折叠匙钥，将榻旁第二只皮箱内，取出粉红衫子一件，方巾一顶。”内中有一童子，果然进去不多时取了出来，各个惊以为奇。花春进了书斋，就将衣巾更换。脱下的衣衲，命家童往那乡村人家调转。不表。

单说花春换了衣服，遂引镜自照。见镜内的姿容，直不啻日月入怀，琳琅触目，与向来的面目，竟迥然不同，不觉欢然大喜道：“诚哉仙术多奇！造物已成之形质，且能化其本来，想这两颗丸丹，自然灵妙无穷了。自今我愿已遂，可不愧风流才子之称，温香软玉，自享不尽衾帐欢娱矣。”遂命家童去请柳相公到来。

无何，柳莺至，竟不相认识。花春遂将遇仙变容之事，详剖其故。言语之间，喜形眉睫。那柳莺闻言，默然良久道：“兄以此为喜，我实以此为兄危。”花春骇然道：“兄何出此言？”柳莺道：“以兄秉性风流，素恋恋于朱颜红粉，唯以赋质有憾，故未能径情直行，尚为迟迟观望耳。今日这道人不知前生与兄有甚宿债，故下此孽根，貽兄荼毒耳。兄颜一变，恐后此欲海无涯，孽冤层积，色途之后患，不可胜言矣。弟忝在爱下，故敢斗胆直言，祈勿见罪。”花春笑道：“兄何拘执若此！人各有志，不可

相强。道学之谈，非余所乐闻。今日且开怀畅饮，以博一醉为是。”遂命家童暖酒备肴，两人合樽促膝，豪饮尽欢，直至夕阳西下，然后掷盏别去。

花春闲步阶下一回，遂把双扉掩好，倒在榻上，和衣而睡。直至天明起身，梳洗已毕，静坐书斋，暗想佳人不必多得，只消十美环回，朝朝为雨，夜夜兴云，每于花朝月夕，美景良辰，各罄其欢，诚快事也。遂欲描画美人图十幅，每幅上画了十美，其间或弹唱，或歌舞，或赋诗，或刺绣，闺中韵事，各尽其妙。而十幅上的描容布景，又自各个不同。不消数月，早已功成。画上傅粉施朱，镂金佩玉，艳丽之态，自不必说。花春展图暗想到：自今以后，若遇姿容绝世佳人，就可以一幅美人图赠之。这十幅图画赠完，天下之佳人亦几儿罗尽矣。但想天涯广阔，佳人自散布四方，若唯羁守故乡，杜门静坐，纵有佳人，从何而遇？唯是驾一叶之扁舟，游尽锦城绣市，历过胜地名都，自有奇遇。倘今岁秋闱得捷，不免要北上的，我就可一路留心察访。

话休烦絮。到了秋试之期，花春与柳莺二人，打点上省赴试，叫了舟船，搬下行李，又命两个家童随身服侍。原来这两个童子，为人聪俊异常：一个是与他整叠诗笺的，故名诗囊；一个是与他管理画幅的，故名画篋。是日一齐带去。柳莺亦带一童子，又带一老仆，共主仆六人下船，径赴武林而来。到了城中，遂命家人去寻寓所。花春道：“房金不论贵贱，务要精洁雅静为主。”家人应诺而去。去了不多时，欣然来复命道：“此事真来得凑巧，二位相公今秋必定高中矣。”花春笑道：“我们若中，定是一元一亚，岂但中而已。且问你为何知道我与你家相公是中的？”家人道：“老奴奉命而去，寻了许久，不见有精洁租房。适遇见老奴的表兄，问我到此何干，我就将二位相公到省赴试，命我寻寓之事对他说了。因他在此有熟，托伊觅一寓处，却一时没有。他说道，‘有一所在，甚是精雅，但人不容多。若唯二位相公，可以权寓’。我问他，‘在哪一处？’他说，‘此间告老红御史府中，有一名园，屋宇颇多’。他即在红府管园，因主人远出不在，可略为专主，命老奴就将行李搬去。”那二人闻言，不觉大喜，遂雇了脚夫，挑着书箱琴剑，随了家人先行。花春与柳莺二人，随了童子，慢慢行来。

行不多路，已到红园门首。步进园门，弯弯曲曲而来。花径无缘客扫，朱门似为君开。百尺高台，接青云而蔽日；千层曲槛，俯碧水以临风。缥缈桂枝，拂清香于静院；扶疏槐影，移翠盖于幽庭。溪树含芳，烟荡芙蓉之沼；山螺延翠，霞飞杜若之觞。琴台、啸台、吹台、调台，台台耸秀；晓亭、怡亭、畅亭、锦亭，亭亭环绕。凝香阁、栖霞阁、潜峰阁、摇碧阁，帘见半垂；芙蓉楼、翡翠楼、玳瑁楼、雨露楼，窗开四面。风光娱目，还疑已入蓬莱；蹊径迷人，几似暂游瑶岛。总总富丽之观，言难罄尽。花、柳二人遂在园内绿荫轩中寓下，相与谈今论古，赋诗饮酒为欢。

一日，花春在阶前闲步，见一丛白秋海棠开得雅洁可爱，遂握笔向粉墙上题道：
曾记东风睡海棠，粉痕依旧晕残妆。
离魂倩女愁无主，新寡文君未有郎。
小院月明香料峭，空阶露重夜凄凉。
可怜红粉都消尽，任是无情也断肠。

题罢，柳莺见道：“兄欲题海棠，则竟题海棠已耳。又何必指东说西，牵缠到别处去。倘主人道学，见此艳词，岂不嫌尔唐突乎？”花春道：“措语风流，正是雅人深致，兄何反嫌艳丽耶？”

话不絮表。二人在园，过了数日，场期已近，各把进场物件端整一番。到了初八，共赴头场。

却说花春点名领卷，归号静坐。移时传题，头题是“缙衣羔裘”一节；二题是“明乎郊社之礼”两句；三题是“天时不如地利”全节。毫不假思索，信笔挥了三篇。从头至尾，看了一遍，把开讲细细咀嚼道：此讲精神团结，笔气浑融，已能横扫千军；即后路亦觉经籍纷披，令人目不暇给。竟欣然出场，以元自负，来至寓所，柳莺尚未出闱。坐不移时，见柳莺进来，殊有不豫色然。花春忙问道：“兄何以功名之得失介介于怀？即不能夺魁争首，亦非为辱。况以我兄之才，有断不在元魁下者，何闷闷若此？”柳莺道：“非也，我平日目空宇宙，自负非凡，今场偻得此易题，未能传神目送，如意写来。我自视斯文毫无声光并茂之观，故自愧才学疏浅耳。岂以功名之得失而愠见耶？”花春道：“兄不必过逊，弟还要请教。”柳莺不肯录出。强之再四，然后谓花春道：“如必要弟献丑，待弟背一讲与兄听了罢。”花春道：“一破已见大意，何况一讲。”柳莺背毕，花春大赞道：“这一起已有开门见山、先声夺人之概，兄此番冠压群英，诚可预贺，何犹不愜于心哉！”柳莺也令花春背了一讲，二人共相赞美不已。说话间，酒肴已备，二人对酌尽欢。饮罢，柳莺道：“弟因在院中不能畅睡，此时意欲就枕，未知兄意何如？”花春道：“兄请先睡，弟还要略坐片时。”

那花春见柳莺先去睡了，径自步出轩中，仰见一轮皓月，万里无云，秋光正皎。走过几重楼阁，信步行去，但觉金风飒飒，玉露零零，因感叹道：“春去几时，忽尔中秋佳节矣。人生行乐须要及时，古人秉烛夜游，良有以也。”遂一步步行过去，见一假山，甚玲珑，而有数仞之高。花春依了这条石路，慢慢步上，足踞其顶，从空望下，真是台上爱山，层层送碧；楼居消暑，面面横秋。花春道：“却不知此处倒有这一派景致，虽瑶台仙岛，亦不能驾出其上！”正眺望间，闻西南角上隐隐有笑语声。花春往下一看，只见一丽人同一侍妾倚在栏杆望月。虽玉肌粉面，看不十分明白，而绰约之态，已见一斑。花春想到：此二人莫非月魅花妖？若是人间女子，那有如此姿色！错愕良久，道：“是了，这位美姝，一定是红府的千金。想未闻箫史之笙，难觅宋玉之貌，空房寂寂，倚枕无聊，未抛东阁之球，欲待西厢之月，故际此良夜，不禁缓步芳园，聊为消遣耳。我花春欲娶十美成欢，故描成十幅丹青为赠，今夜得见此佳人，乃生平第一良遇，正十美之始基耳。有此机缘，岂可错过？须要与伊一面，使彼得见我貌，方可措词进说，以图佳会。不然，黑夜突入，彼竟认我为恶棍奸徒，一时叫破，被家人知觉，岂非好事难谐，反遭其辱。”正在踌躇无计，见二人竟飘然进内去了。花春无奈，只得步下假山，见月已平西，仍依旧路来至轩内。残灯未灭，柳莺与童仆数人，正在熟睡，遂解衣而寝。但闻得萧飒秋风，响飘桐叶，虫鸣不绝，入耳增悲，恍有欧阳子《秋声赋》光景。花春此时，何能成寐？不觉忆美有怀，口占一律道：

剔罢银釭卧未曾，夜深犹忆曲栏凭。
阶前佯拜三更月，帘底微明一点灯。
隐约楼中人悄悄，迷藏远处影层层。
不知可有蓝桥渡，深夜降来合断魂。

吟罢，辗转反侧，已听得远寺鸣钟，乱鸡报曙，东方渐渐白了，见柳莺已将起身，也只得披衣而起。梳洗毕，用过早膳，又要打点赴院听点二场之事。俱不赘言。

且说三场考毕，花春在闺归寓，柳莺尚未在寓，重又步出轩来，欲往前夜遇美之所。行未几，见一使女，惊问曰：“汝是何人，在此园中闲步？”花春忙上前作揖道：“小生乃嘉禾人氏，姓花名春，为赴秋试而来。因与尊府园公相认，暂借芳园羁栖数日，姐姐毋得怀疑。”那使女见花春衣冠俊雅，丰致嫣然，不免垂盼留情，笑谓花春道：“花相公寓此，婢子实未得知。直言冒罪，祈勿见怪！”说罢折了数枝桂花，正欲进去，花春叫道：“姐姐请转，有话相问。”花春欲问及前夜在园中玩月的是何人，又恐非即此女，他进去道及起来，反为不美，又只得问而不言。那使女见唤她转来，无言相问，谓花春道：“相公何戏妾若此！”又笑了一声，径自进去了。花春细视此女，身虽充为贱役，而其眉如远黛，肤若涂脂，竟不与闺阁佳人多让。毋论别的，即其一笑多情，不令我魂飞魄荡乎？

无何，柳莺亦至，共以闺中所作之策论讲了片时，命仆暖酒，二人豪饮至晚，掩扉就榻而寝。花春睡未几，心中想到：我今日有紧要心事未毕，如何合得眼来？且起来完了这桩心事，方可放怀安睡。

未知他有甚心事？这心事可以完得来否？看官不用疑猜，自有下回分解。

评曰：文贵乎奇，不贵乎平，贵乎出套，不贵乎常格。如野史中之夸美风流学士者，有子建之文、潘安之貌，欲其快人耳目也。乃花春独富于才，偏陋于貌，未免稍留余憾，而不足快人耳目矣。孰知不足快人耳目处，正可以快人耳目者。斯之谓奇，斯之谓出套。

“才子佳人”四字，乃全书关键。盖天生才子佳人，钟灵毓秀，实超轶于匹夫匹妇之上者也。作者主旨之立准，而天下人之不能为才子为佳人者，更无论矣。遇仙赠丹，亦野史中套习，特奇乎改造面目，脱化丰裁也。

既遇僧人，又遇道人，究不知僧人于花春何缘？道人于花春又何缘也？僧人何如人？道人又何如人也？此是疑阵，且至终篇自见分晓。

柳迂乔淳淳规友，及见花春改相后，而为之惕以危词，谕以至理。几番议论，皆可唤醒世间聩聩万千。

第二回 寓名园始盟淑女 泊孤舟又遇佳人

诗曰：

碧天夜静思悠悠，一点芳心不自由。
月浸珠帘留冷院，台烧银烛入朱楼。
断金良友因疏远，如玉佳人可网求。
塘上别离旅店合，迷途从此正无休。

却说花春方才睡下，陡然想起那月下美人，道：“这两日因场事缠扰，担后了我的佳事。今夜月明如水，何不再到那边去眺望一回？”遂披衣起来，但闻柳莺鼻息呼呼，正在酣美之际，因念道：“迁乔真无情人也！当此青年，竟无待月迎风之想。方才就枕，就入梦乡，此我所不解也。”遂轻轻启扉而出，心中想到：我看今日折桂的女子，殊有顾盼与我之意。料她进去，必与千金道及。若此夜美人依旧出来，此事已谐八九。遂望那边行去。步上假山，眺下绝无影响。伫立良久，叹道：“前日偶然闲步，得遇仙姿，乃今夜有意重来寻访，竟杳乎莫接矣，岂不令人怆怀不已！”无奈，只得回下假山来，再步将过去。觉风吹檐马，似玉人之杂佩遥闻；月映疏帘，疑金兽之连环忽动。院沉人静，何来巫峡之缘；碧落香消，难做银河之渡。遥知杨柳是门，似隔芙蓉无路。徘徊久之，景况凄然，遂口占一五律道：

惆怅黄昏后，行行枉自劳。
露浓香径湿，云淡月轮高。
不见人如玉，空怜脸似桃。
朱门深杳杳，鱼钥锁牢牢。
任尔敲棋子，何缘听剪刀？
三更犹悄立，望断手频招。

吟罢，正欲步归卧室，只听得院门“呀”的一响，就将身躲在梧桐树下，看走出什么人来。原来非是别人，就是前夜玩月的美人。那婢子就是日间出来折桂的。

她二人携手行来，过了小小木桥，径往那边而去，就一时不见了。那花春也只得践迹而行，听那女子叹道：“花郎啊花郎，你际此良夜，寓此芳园，不知有伤寂寞否？奴红日葵未曾亲见芳容，据瑞芝之言说来，已觉卫玠重生，潘安再世矣。奴家誓不许纨绔庸才射我雀屏，故不禁静夜来园，冀与一会。但恨为礼法所拘，又不敢潜投尔室。看来此事，只望瑞芝为我玉成。”那使女道：“小姐不必费心，此事在婢子身上，明日就有佳音。此时月轮已午，恐凉风寒露，小姐弱体难禁，回阁去罢。”

二人却不依旧路面回，穿过回廊曲径，径往那边去了。花春一步步接影而来，又听得红小姐口中念唐人诗两句道：

月出西南露气秋，眼穿肠断为牵牛。

花春遂续两句道：

须知化石心难定，韩寿香薰亦任偷。

那小姐听了这两句诗，惊谓瑞芝道：“谁人在此和我诗句？”瑞芝往后一顾，笑道：“此即寓在我园的花相公。”那花春不待说罢，遂上前作揖道：“小生花金谷，因赴试暂寓尊园。今夜爱着月色溶溶，星河灿烂，故尔闲步至此。适闻佳句，有动于中，因遂集语，以续其后。唐突之罪，祈乞海涵。”日葵闻言，杏靥微红，只得偷依树影遮身，谓花春道：“妾肺腑之言，已浚君耳，不弃效顰之陋，愿奉箕帚。”花春道：“小姐乃绣阁千金，小生乃蓬门寒士，幸蒙青眼，愿谐琴瑟，此真天赐之缘，敢不如命！”两人就指月为盟。红小姐解下一方白玉鸳鸯玦，赠与花春。花春道：“小生旅寓，别无他物相赠，唯有一幅美人图玩带在篋，乃是小生亲手描画的，明日交于瑞芝姐姐，转致香闺。”日葵道：“君既专精于词赋，又擅美于丹青，真天下才士也，妾何幸而得唱随佳偶！”言罢，遂欲分袂。花春忙拽住道：“既订百年之约，须尽一夕之欢，小姐毋得见外。”日葵道：“妾与君相逢月下，面订鸾俦，诚以俊美如君者，世所罕觐，故不嫌闺玷之羞，暂逾礼法，君岂以濮上桑间之女视妾哉！”花春道：“古来才子佳人，又当别论。崔莺待月，贾氏窥帘，先成巫梦之欢，后咏河洲之好，此皆司空相国之千金也。今日相逢，洵非偶尔，岂可负此良夜？小姐请自三思！”花春见日葵默默无语，似有允意。又上前哀告道：“小姐如执意不允，小生只得要下跪了。”那日葵忙把纤手扶住道：“君何必如此！妾终身既属于君，岂敢自爱？不过谓天成花烛，冗效于飞，恐于礼有碍耳。如必欲一赴高唐之梦，君既多情，妾岂草木？可至妾卧室，聊叙绸缪。但与君同行，恐多不便。妾且先往，请君暂立片时，与瑞芝同至可也。”言罢，遂匆忙而去。

花春想到：始则待我以礼，继则淡我以情。吐词委婉，移步风流，如此佳人，诘可多得！遂同了瑞芝行行止止而来。谁知行至院门，已紧闭在此。瑞芝道：“花相公，今宵看来好事难谐，且请回去罢。”花春欲待举手轻叩，又逡巡不敢，谓瑞芝道：“小生自回寓矣，姐姐何以进去？”瑞芝道：“婢子自有径路可通，不必相公虑及。”花春道：“此时望陇不得，岂可弃蜀？只得要求姐姐僵李代桃。”此刻瑞芝芳心已动，也不推辞，就与花春在旁边一座亭子内成了美事。瑞芝起来把云鬓整好，相视而笑，别无言，径自去了。花春想到：为何日葵既诺而去，又把双扉掩上，却是何意？寻思了半晌道：“她与我萍踪猝合，遂欲同入香闺，共眠鸳枕，此种光景，殊觉难为情也，怪不得她诺而复悔了。此时也无计可遣，且待明日与瑞芝划一妙策，潜入香闺，自可希图美事。”是夜归寝不提。

明日，花春袖了一幅画图，专待瑞芝出来付她。园中眺望未几，见瑞芝果至，遂引至僻静去处。二人共入假山洞内，见里边有一亭子，名曰留云亭，四边俱是假山围住，甚是幽静。花春问道：“昨夜小姐既许了我，又闭门不纳，姐姐可知其故否？”

瑞芝道：“我亦曾问及小姐，谓非有意拒你，实为赧颜故耳。密令婢子今夜潜引花相公入闺，不可说是小姐的意思。我既坦怀以告，切不可把语言泄漏。”花春喜道：“姐姐之意，他日决不有负。”瑞芝道：“别无奢望，唯小星一位，冀相公留以侍妾。”花春道：“此事不劳姐姐挂怀，小生决非薄情之辈。”遂出袖中之物，令伊转致千金。瑞芝藏好，谓花春：“今夜可于双柳亭边静候，初更，妾当作红娘任耳。”二人又在亭中聊尽欢娱，然后别去。

花春回至轩中，见柳莺整理铺程，殊有行色匆匆之况，谓花春道：“兄在园中玩了多时，尚未畅乎？何不将物件收拾，以便检发下船。”花春道：“兄何急以言归？且在此间游览数日，待放榜后赴了鹿鸣宴席，然后归去未迟。”柳莺道：“既如此，兄且留寓此间，弟因有小干，遂欲返舍，不得奉陪了。”花春本欲苛留柳莺在寓，因与日葵有约，若柳莺先返，殊便于出入，故遂任其先归。由是二人握别，花春遂留了诗囊、画篋在寓服侍，柳莺自同老仆、童子回家不表。

且说花春在轩中寂坐，唯恨那红日不肯西坠，因摹想那今夜赴约的景况，吟成一律道：

乌鹊填风万里桥，朱门专待二更交。

犬依篱舍迎人吠，门掩桐阴趁月敲。

半点银灯帘外射，一声绣剪阁中抛。

不知今夕为何夕，习习微风送柳梢。

吟罢，又闲徙一回。待至黄昏时候，用过晚膳，步出轩来，见月色已渐渐透起了。一路行来，想到：我昨夜未能久敌，殊不畅意。今夜且将仙人所赠之灵丹吮在口中，不知果有佳验否？”行至双柳亭畔，伫立未几，见瑞芝已悄然出来。花春随了瑞芝，一重重转弯抹角，行至楼下，遂步上扶梯，见日葵正在倚窗望月。花春遂作揖道：“昨蒙金诺，深信玉言，谁料闭门不纳，使小生惶惶无地。今夜特来践约，毋再使天台之客，徒问津而返也。”可日葵微笑道：“夤夜入闺，本该相拒，特念君蓄意殷勤，妾不忍拘此小节，使君有凄清之感。”遂令瑞芝暖酒，相与合座。见桌上别无他肴，不过精洁果品。二人对酌，瑞芝在旁斟酒。灯光照耀，比在月下时尤觉风流尽现。那时传杯弄盏，直饮至月影将午，日葵粉面晕红，微有醉意。此际芳心荡漾，按不住一腔欲火，遂与日葵笑解罗带，拥入香帟。先将丹药吮口，以备久战。云雨之态，褻不可言，直至更鸡唱晓，才罢兵戈。丸丹之妙，果如那道人所言，花春喜不自胜。那二人未曾合眼，遂起身唤醒瑞芝，一路往后园而来。引至院门，瑞芝自回楼去了。

花春出来，见月朗星稀，东方渐白，一路花枝夹道，寒露浓浓，不觉衣巾尽湿。步至轩中，重解衣就寝。直睡至午日当窗，方才起来，静坐轩中，遂集句吟成四绝道：

半通商略半矜持，莫到成阴却恨迟。

才动眼波心便会，人间方信有相思。